

现在 ■ ■ ■ ■ ■

2017/3/15

我家那位待我是再好不过的了。我们有个女儿，是美满的三口之家。我和我先生相识于一九九七年，那时我还在本县铁路局做出纳，而我先生则是铁路上的检修员，流动工作，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，居无定所。而我能与他相识相恋，走到银婚，是我从未奢求过的幸运。

我先生虽是工人出身，谈吐却与一般的工人有天壤之别。他读书比我多，也爱自己写写诗。我自己读得不多，也不爱读。但我喜欢听他喃喃自语着诗句，或者是写一段在财务报表纸的背面，在和他的队长来报销维修费时悄悄递给我。那是段回想起来犹如梦境一般朦胧的记忆。可惜如今我们都老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午睡落枕了，半夜里脖子疼得睡不着。干脆起床来写写日记。写日记听起来像是我女儿的年纪才爱做的事儿，可我总有种想写点什么下来的渴望，好像很多东西必须得被记下来，否则就抓不住了。想来想去我也只能想到用笔写下来，最稳妥。

不过我得停笔了。我先生的鼾声渐渐大了，他睡得正香呢。要是动静太大把他吵醒，那就不好了。

2017/3/16

我先生爱极了读书写字，他那双指节粗大、青筋满布、常年沾着油污的大手捧一本书，却颇有诗人风采。我喜欢他这样与众不同的气质，所以当他向我写第九封情书的时候，我不再扭扭捏捏地躲着他，在同事的怂恿下半推半就地答应了。

九七年正是青年男女间盛行自由恋爱风气之时。因此我们在一起后的时光非常轻松愉快，相恋一年后就见了父母，领证结婚。

我们都非常快乐。

婚后一年我父亲托了水利局的关系，把我先生调到我们的水利系统去当机修工，虽然我先生向我说过他更想到处去走走，最终还是为了我们家庭的稳定留下来了。

我们县风光很好，当地还在争取设立一个景区，我想我先生是不会后悔留在这儿的。我先生平时喜欢出去走走，我嫌他没事儿老往外跑，他说这叫找“灵感”，我不知道“灵感”要怎么来，但我还是喜欢陪着他四处闲逛，看那些我从小看到大的山水。

我先生喜欢写文章，也投了一些市级省级的报纸和杂志。不过总是没有回音。我疑心是出版社拿了他的稿子私自用了却不付他稿费，要他打电话问问。我先生有时候很害羞，他就会涨红了脸和脖子，向我大声说些我不懂的话。我先生是这时候开始喝酒吸烟的。他从前在铁路上班的时候，并不爱沾烟酒，他的队友坐在铁路沿儿上吞云吐雾的时候，我从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，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边上看书。现如今他也吸起烟、灌起酒来了，但我理解他屡次不中的沮丧，可是这毕竟和生活不搭边，不是吗？什么诗呀文

的，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过日子的人懂的东西，多不切实际呀。不过，我先生自此虽沾染了些烟酒的习气，但对我的贴心还是和从前一样，无微不至，连我出门上哪儿都要仔仔细细过问一遍的，对我很是关切。

2017/3/18

刚才提笔写了日期，手却战栗起来，握不住笔。我到卫生间一看，胳膊上全是我女儿用水彩笔涂涂抹抹的痕迹，有的还蹭到了脖子上。这孩子真长不大，都是高二的年纪了，还喜欢拿颜料在妈妈身上捣乱。我本来想拿毛巾浸了温水擦掉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也擦不干净，毛巾覆上去，反而疼得我直哆嗦。我不想吵醒我那累了一天的先生和女儿，只好算了，回床上躺着吧。明天再写。

2017/4/1

很久没写日记了。前段时间我身上都是跌伤，手心也磨破了一块儿，不能做事，也写不了字。但我记不得我是怎么伤得这么重，我的记性不好了。我先生说我是在卫生间洗澡时跌了一跤，把他吓坏了。

我是在卫生间摔了跤么？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人到中年，记性总是差点儿。不过我记得我先生确实是从卫生间把我抱出来的，那时我浑身都疼得像火燎。他急得很，朦胧间我一直听他催女儿打120。可到了医院检查后，才知道并不严重。不过是有些擦伤和淤青。回家后我坚持要照常出去买菜做饭，（我已经辞职在家有几年了）我先生却心疼我，说：“都这样了，就别往外跑了。在家好好养着吧。”我笑他总以为我脆弱得很，我先生却蓦地抱住我，把我搂得紧紧的，却又不吭声，我只觉得肩头一阵温热，我先生竟然流泪了。我问他缘由，他说：“对不起。我、我心疼你。”我哭笑不得：“这哪儿能怪你呢？怪我老啦，站不稳了。”他却自顾自喃喃：“以后再也不了。”然后又看起书来。我总摸不透我家这位多愁的先生在想些什么，不过他在我身边也就够了。

这段时间我成天在家无所事事。不过，我们家的对门住着一对年轻夫妇，我先生曾帮他们修过天然气灶。他们俩便提着当季的新鲜水果来看我。我请他们进屋来坐。他们看了我的跌伤，说：“徐姐，你要不回娘家吧。”我笑了：“就这点儿跌伤而已。在哪儿养伤不是养呀？再说，我先生照顾我还方便些呢。”他们每次来总爱说这话，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我渐渐感到和年轻人有些聊不到一块去，他们后头也就不再来了。于是，我只好继续无所事事地看电视，靠在沙发上打盹儿。直到这些天，手上的伤终于结了痂，我才能继续写点字，排遣无聊。

之前的日记写到了我与我先生的婚后……那似乎应该说说我们的女儿了。

我们是在婚后好几年才有的囡囡。囡囡小时候很可爱，谁见了都要抱一抱，亲一亲，给她拍张照片，她可是咱们职工小区里的小童星呢。不过，要是问到我们囡囡喜欢谁，她总是要奶声奶气地说：“么……么么！”嫩葱似的小手指向我一指。我先生和我都太爱囡囡了，恨不得辞了工作待在家和她黏在一块儿。我先生这些年虽然因屡次投稿不中，渐渐丢开笔了，但囡囡出生后，他说：“我们家囡囡真乖。我得写点什么给她。”于是，我先生写给囡囡的小诗小文攒多了，便自费出版了一部文集。“这下全世界都会认识我、认识我们囡囡了！”他无不兴奋地对我说，我很开心，囡囡也跟着咯咯直笑。我的囡囡！她是那样惹人爱。不过孩子嘛，总是要长大的。她这两年渐渐和我不那么亲近了，看我的眼神也闪烁闪烁、捉摸不定的。或许是青春期吧？我十来岁时也爱和我爸妈闹别扭。但我总还是有点儿伤心的。每每和我先生谈起，他都不以为意地翻个身：“我觉得囡囡挺乖的，听话着呢。”是吗？可她总不肯和我多聊上几句。甚至有时候都不愿意多看看我。

我先生似乎有些被台灯的灯光晃着了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似乎快被我吵醒了。看来我也该睡了。可头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从最深处疼起来了，或许是因

2017/4/3

昨天我睡了一整天。真不知道我身体怎么变得这样差。在卫生间里突然跌倒也算了，前天夜里将睡时我也忽然就失去了知觉。当时似乎只是听到门外巨大的撞击声，不知怎么的便眼前昏黑，再睁眼就是今天黄昏了。窗帘半合着，夕阳从缝隙里泄进来，橙红的光淌了一屋子。书桌变成了红，台灯上流着红，我也被染了一身红。

恍惚间，我看见我的日记本还摊开在桌上。不知为什么没写完的半句话突兀地停在了那里，而纸页上也盛着深深浅浅的红。这红真奇异，夜幕把这卧室里的红都驱散以后，这纸上的红却没有褪去，仍然生机勃勃地在光下流淌着。

我先生又睡了。他看起来累了，或许是工作的原因，手上有几道血口子，睡前眼睛里也撑满了血丝，我从地板上爬起来时看到他这副模样，真心疼他。就让他多睡一会吧。我也要再去卫生间洗漱一下，睡了。

现在 ■ ■ ■ ■

“卧室和卫生间都要拍照。”

“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四肢及躯干有长期受击打的痕迹，但不致命。死因是头部受到猛烈撞击导致的颅内出血。死亡时间是3号凌晨一点到三点。”

“死者的精神状态是否长时间不稳定？”

“邻居夫妻的供词是隔壁家经常在半夜吵闹，疑是殴打声与哭喊声。”

“嫌疑人已经拘留了。”

“把他们女儿带出去，别让她看现场。”

■ ■ ■ ■ 过去

2014/11/10

我从未写过日记。今天是四十二年来第一次。

我不知道那部书会对我先生打击那样大。不，应该说，我并不知道他会那样重视这部书的出版。我知道他自掏腰包辗转于出版社之间的辛苦……可是，可是我本以为这不过是我们仨的自娱自乐罢了。能出版出来给咱们爸妈看看，不就挺好的么？可我先生说：“它应该摆在每一家书店的门前……你告诉我，我……我怎么会失败得这么彻底的？”我不知道他那样在意，在意到成天酗酒发狂，在意到对我和囡囡拳打脚踢。在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！

可是他那么痛苦，我也跟着哭起来了。是我们的错吗？没有给他更美满的生活，没能给他丰富的写作素材，没能带给他“灵感”？是这样吗？是我们禁锢了他，是吗？

我不知道，我很伤心。可他毕竟是我先生，是囡囡的父亲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不能离开他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可他是真的快疯了。总是拿那些荒诞的借口——比如我起夜的声音太吵、他的外套和围巾没有分开挂、没有按出版日期整理他的书——来打我。甚至在我正在厨房做饭时也会毫无预兆地、突然癫狂地撕扯起我，把我往地板上摔。我们这栋楼的隔音并不好，这段日子出

门时邻居那小两口总是用那样微妙惊惧的眼神看我，我受不了了！

.....可是他毕竟是我先生，这日子，总还是要过下去的。忍忍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种事，女人怎么能往外面说呢？我先生不过是一时糊涂。

不过一时糊涂罢了。

现在■■■■

2017/4/3

还是睡不着，就再起来添几句吧！我与我家先生今年便步入银婚了，女儿也正是豆蔻年华。我有这么安稳又幸福的日子！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幸运呢？

完
